

九歌推出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》

◎ 陳沛淇

柏楊的文學成就，在這部全集當中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。而他悲天憫人的情懷、仗義直言的膽識、通古今之變的過人見識，則透過這些作品展露出來。讀者經由作品的閱讀，不僅得以了解一個作家的思想，更能藉由作品了解台灣社會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變化，甚至可以感染柏楊為真理正義，不吐不快的情緒。對於柏楊的批判，或許有人會覺得嚴苛，然而這恰恰呈現出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，我們毋寧說他是愛之深而責之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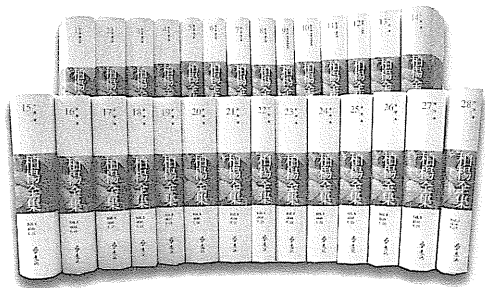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5 《柏楊全集》書影。（許玉潔 攝）

繼 1989年出版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壹）：台灣1970～1989》，九歌出版社於2003年再度推出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：台灣1989～2003》。此選集共分詩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、評論等5卷12冊，仍由余光中擔任總編輯。計有詩卷2冊，編委為白靈、向陽、唐捐；散文卷4冊，編委為張曉風、陳義芝、廖玉蕙；小說卷3冊，編委為馬森、施淑、陳雨航；戲劇卷1冊，編委為胡耀恆、紀蔚然、鴻鴻；評論卷2冊，編委為李瑞騰、李爽學、范銘如。共收錄作家309人次、920篇作品，規模龐大，為2003年出版界一大盛事。

與前次相較，新大系涵蓋的時間較短，在冊數上也少了3冊。但量的減少並不妨礙質的堅持，新大系的小說卷由5冊減為3冊，但在文類上卻更為多樣化；戲劇卷雖減為1冊，卻也收錄與前次迥然不同的劇本類型，反映近十年文學走向的急遽變化。相較於文類的消長，入選作家的「折耗率」也值得關注。在新大系中，前次大系入選的詩家99位中有44位退場；散文家90位中，有59位缺席；小說家70位中，更換了44位；評論家60位中，有43位未再上榜；至於劇作家10位，更是全部更換。此外，世代的流動也是一景，新大系中原二、三年級的作家缺席率居高，四年級的作家群得了最高席次，六年級的新世

代則初次嶄露了頭角。而女性作家、評論家在新大系中佔居的比率有攀升的現象，成就仍集中在散文與小說二種文類。

新大系的選篩過程，也顯露了解嚴以來台灣現代文學的隱憂。余光中感慨台灣的淺碟文化與進口理論；胡耀恆感嘆「眾聲喧譁」被媒體、流行成炒成「各說各話」；馬森則有較樂觀的看法，認為美學型態多元駁雜的現象，正呈現一種與小說本質相符的「荒謬」，雖荒謬但小說的藝術價值不減。

另一個含藏隱憂的文學現象，即網路與平面媒體間的矛盾與斷裂。白靈在詩卷序中指出，新世代的詩人悠遊於網路世界，老一輩的詩人則堅持不願使用網路，以至於產生兩個並時存在卻互不相干的詩壇。這種「你走你的印刷道，我過我的網路橋」的現象，使得老中青三代詩人間出現了傳承的斷裂。

另外，社會急遽變遷、西潮湧進，不僅影響年輕作家的思維方式，也左右了他們的文字與語境。白靈戲稱年輕一代是「巫醫式」的思維，他們以遊戲對待嚴肅。「空洞」和「複雜」看似對立的一組詞，卻往往在年輕詩人的作品中同時顯現。

張曉風在散文卷序更是質疑「中文」該何去何從。在國人「朝西方看齊」的教育下，中文不僅地位急轉直下，年輕人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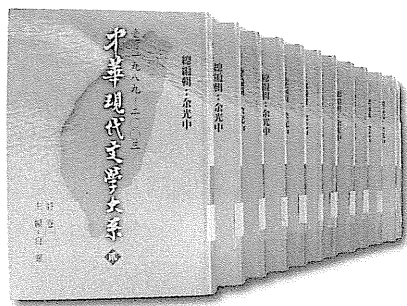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6 九歌版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》書影。
（許玉潔 攝）

起中文句子彷彿是英翻中。此種「翻譯體」現象，不單是中文素養貧乏，也和寫作者的心態有關。新世代勇於實驗、以嘗試新的藝術形式為樂，實踐外來的種種主義為新潮，在耽於「前衛」之際，被拋下的「中文」傳統、老一輩作家對鍛字鍊句的自我要求，是新世代需要再三深思的問題。

大系選在2003年出版，有它獨特的意義。在世紀交接、文化急流推進之時，它保有文學薪火相傳的象徵。在當前「眾生喧嘩」的文學現象或亂象中，它作了大規模的「篩網」，既保留足以傳世的作品，也塑立出一種「文學該怎麼寫」的典範。任何一部大系在篩選的過程中，難免都會出現遺珠之憾，留在大系中和未選入大系的作品，其優劣與價值，不是一部一時之選的大系能定奪的。就如余光中在總序的結尾所言，一切的「正取」都「只有取決於悠悠的時光了」。